

LE PROBLÈME DE LA GENÈSE DANS LA PHILOSOPHIE DE HUSSERL

◎当代法国思想文化译丛◎



〔法〕雅克·德里达 / 著

胡塞尔哲学中的发生问题

LE PROBLÈME DE LA GENÈSE DANS
LA PHILOSOPHIE DE HUSSERL



THE COMMERCIAL PRESS

商务印书馆

当代法国思想文化译丛

胡塞尔哲学中的发生问题

〔法〕 雅克·德里达 著

于奇智 译

商务印书馆

2009年·北京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胡塞尔哲学中的发生问题/(法)德里达著;于奇智译. —北京:商务印书馆,2009
(当代法国思想文化译丛)
ISBN 978-7-100-05928-2

I. 胡… II. ①德…②于… III. 胡塞尔, E. (1859~1938)—哲学思想—研究 IV. B516.5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8)第 112886 号

所有权利保留。
未经许可,不得以任何方式使用。

HÚSÀIÈR ZHÉXUÉZHONGDE FÀSHÈNG WÈNTÍ

胡塞尔哲学中的发生问题

〔法〕雅克·德里达 著

于奇智 译

商务印书馆出版

(北京王府井大街36号 邮政编码100710)

商务印书馆发行

北京市白帆印务有限公司印刷

ISBN 978-7-100-05928-2

2009年4月第1版

开本850×1168 1/32

2009年4月北京第1次印刷

印张10 1/2

定价:20.00元

致读者

这部著作写于1953—1954年间，应该出版吗？实话实说，我应当说，对此，我今天仍然没有把握，然木已成舟。

出版前数月间，法语表达方式《s'écouter》（自听自话）的特质，我觉得它比任何时候都更加动摇不堪，有时甚至可怕不已。自听自话，人们能喜欢这个吗？没有毒臭味或没有先就有疾病感地喜欢吗？对此我越来越怀疑。当然在人们抵挡不住出版诱惑的时候，人们总是自听自话。怎么能否认这一点呢？换言之，怎么另有所为而不是否认这一点呢？于是，人们听从自己的欲望，的确如此，并且仍然在听，人们至少愿意重新听见文中言说声在某段时间内发出的鸣响。然近四十年之后，还有可能否？

重读此书时，担忧、迟疑，甚至异议于我有增无减，我当时还感到苦恼。在担忧、迟疑、异议和苦恼之中，我被这样一种经验中的自听弄得极其烦恼，这种经验旨在勉强而又吃力地自听，就像在磁带或银幕上那样，这种经验也旨在没有进行辨认而辨认，我的意思是说，通过哲学的、修辞的、战略的变换的回忆，不接受，甚至不容忍一种说话方式（也许有一点变化），即陈旧而几乎致命的声音（更确切地说是语调）的态度。这语调不再能与一种不可控制的行为分开，而这种行为在自我控制中也是不可控制的：这就像身体的运动那样，要使自己进入到问题的景观中，实际上总是同一回事——

2 胡塞尔哲学中的发生问题

不论问题显得是多么的思辨。是的,这一切都像是在旧得泛黄的胶片上那样,影片几乎寂静无声,人们首先听到的是放影机的杂音,人们辨认出一些古旧而熟悉的影像。在这样的距离上,人们不再能够自听自话,或者,相反如果人们能够开始听得稍为好点,这对人们极为困难:银幕前的苦痛、对自身图像的有声可视的真正显现的不满,对这个图像人们对自己说,实际上,也许人们从不喜欢、不真正知道,也几乎不与之相遇。它曾经是我,它现在是我,是这样吗?

三十余年来,我未曾重读过这份学生作业。出版的念头当然从未在我脑海中闪现过。在此不大考虑面子的事情,我能够说如果我只听从自己,就不会听从我的朋友们吗?我应该更加坚定地顶住一些读者(尤其是巴黎胡塞尔档案中心同仁们,首先是弗朗索瓦兹·达斯蒂尔和迪迪埃·弗兰克)的建议和丛书主编让-吕克·马里翁的慷慨提议吗?此前,我已经在这套丛书里出版了研究胡塞尔的其他著作,当时由其创始人让·伊波利特主事。伊波利特也十分关切地批阅过这份作业,且在1955年鼓励我准备它的出版。最后,不管我对错,我被人说服,依然如故:我独自承担一切风险责任,这都是不言而喻的。但是,出版这部作品完全出于他们的美意,对这帮朋友的信任,我表示感谢,即使且特别是我犹豫不决地分享这种信任。

这部著作是当时被称之为高等教育文凭(diplôme d'études supérieures=DES)论文。1953~1954年间,在索邦大学莫里斯·德·冈迪亚克教授亲切而悉心的指导下,我准备这篇论文。我当时是巴黎高等师范学校二年级学生。同年,多亏M.德·冈迪亚克和神甫梵·布雷达,我得以在鲁汶档案馆查阅胡塞尔那些未刊稿。

要是有人看过这本旧书,我现在应该让他自行其事,绝不迎合他的阅读,并且马上小心地退避。我特别应该禁止自己给出哲学解释,就像禁止说秘密话儿一样,我甚至不应该提及这篇文献中在我看来其实最渴望的事情,就是说,为了回答某种忧虑,一如求知之虑,什么东西在今天赋予了这项工作某种文献的意义。因此,惟愿人们恕我就此再说几句。

1. 在此以扫描仪那样冷静而冒失的方式掠过胡塞尔全部著作的这种全景式的解读依赖于一种法律,而这种法律的稳定性在我现在看来更加令人惊讶,因为自从那时以来,甚至在其字面表达中,这种法律就一直地在支配着我曾试图证明的一切,就好像是一种特性已经以自身方式议定一种必然性,而这种必然性总是超越特性,并且必须被不断地重新占有。这是什么样的必然性呢?这涉及的总是起源的原初的复杂、简单的初始的污染(contamination^①)、发端的偏差。没有任何一种分析能够在其现象中呈现这种发端偏差,并使之出现,或者将它归于要素的瞬时且自身同一的时刻。实际控制整个旅程的问题已经是:“基础的原初性如何能够是验前综合?所有的东西怎么能够都始于复杂?”^②因而,现象学论说所构建于其上的一切边界,从“污染”的致命性必然性出发被检验。未觉察到的一些蕴含或者隐匿的污染^③存在于如下两大对立性边缘之间:先验的/“物界的”、本相的/经验的、意向的/非意向的、主动的/被动的、在场的/不在场的、局部的/非局部的、原

① 一译“感染”、“传染”。——汉译者注

② 第16页。

③ 第37页。

4 胡塞尔哲学中的发生问题

初的/派生的、纯粹的/不纯粹的,等等。每一边缘震动在其他所有边缘蔓延。差别污染律将其逻辑加之于全书;我感到很奇怪的是,“污染”这个词本身为什么没有从此不断强加于我。

2. 然而,通过这一法律的这些时刻、这些构型、这些效应,起源的“原初污染”于是获得一个我应该放弃的哲学名词:辩证法,一种“原初辩证法”。该词一页又一页地再三重现。不断高涨的“辩证法”企图超越辩证物论(例如常常被引用且未经充分判断的陈德草^①辩证法,仍是“形而上学的囚徒”^②),或者超越卡瓦耶斯的辩证法,卡瓦耶斯认为,应该援引辩证法来反对胡塞尔,这体现在当时的一句名言里:“发生必然性不是主动性的必然性,而是辩证法的必然性。”^③在非常敬畏的批判中,这种超辩证法至上论(hyper-dialecticisme)往往与陈德草或卡瓦耶斯进行争论,而不是与胡塞尔的其他法国解读者,诸如列维纳斯、萨特、梅洛-庞蒂、利科进行争论;数年后,乃至在《胡塞尔〈几何学的起源〉引论》(1962)和《声音与现象》(1967)中,我追随着如此的解读;那么,“辩证法”这个词,要么以彻底消失,要么甚至以指示这样一种东西而结束,而延异(différance)、起源增补(supplément d'origine)和踪迹(trace)^④就必须以没有或远离这种东西而得到思考,这也许正是一种信号:在

① 陈德草(Tran-Duc-Thao 1917~1993),越南法国现象学家,其代表作:《现象学与辩证物论》(1951)。——汉译者注

② 第263页。

③ 第214页及以下各页。

④ 不论涉及的是现象学或者是辩证法,对我来说,所有的疏远都带有内疚。对这种内疚的踪迹感兴趣者可以处处发现它,例如在“表象终结”一文中,载《书写与差异》,瑟伊出版社,1967年版,第364页。

哲学的与政治的版图上,在 50 年代的法国,一个哲学大学生力图选定其志业方向。

为了这类出版,一种规则不言而喻,并且没有任何例外:原稿不做任何修改。严格遵守这一规则。^① 唉!所有种类的缺陷将会证明这一规则得到了遵守,特别是在我作为作者的翻译中。在涉及胡塞尔全部著作的翻译和引文出处,起码应该修订参考书目。众所周知,1953 年以来,胡塞尔著作的德文版和法文版都大大增加了。

伊丽莎白·韦伯增补了她认为必要的注释且置于括号里。她同样核对了引文出处,修订了参考书目,看过本书校样。在此,我要向她深表谢意。

1990 年 6 月

① 我承认,除了几处打字或语法错误和一些不妥当的标点。

目 录

致读者.....	1
前言 发生主题与主题发生.....	1
引论	41

第一部分

心理学发生的困境:心理学至上论与逻辑学至上论

第一章 问题机缘	51
第二章 最先求助于发生:意向心理学至上论.....	61
第三章 分裂——发生的抛弃与逻辑学至上论愿望	86

第二部分

发生的“中立化”

第一章 意识对象的时间性与发生的时间性.....	113
第二章 根本暂搁(ἐποχή)与发生的不可还原性	137

2 胡塞尔哲学中的发生问题

还原与发生的相型论排斥·····	138
知觉发生:物质与形态·····	155
意识活动的时间性——静态构成的缺陷·····	165

第三部分

发生的现象学主题:先验的发生与“物界的”发生

第一章 判断的发端与生成·····	183
第二章 自我的发生构成与向新的先验相型论形式过渡·····	221
附录·····	248

第四部分

目的学——历史的意义与意义的历史

第一章 哲学的诞生与危机·····	253
第二章 哲学的首要任务:发生的再激活·····	265
第三章 哲学史与先验动机·····	278
参考书目·····	290
术语表·····	300
人名表·····	308

前言 发生主题与主题发生^①

“哲学史与历史哲学”

这部著作始终贯穿两个问题系，它们一直彼此交织和互相包含。如果它们适合一些有区别的和严格地可并置的限定，我们便应该在此谈谈“思辨”问题系，或者在某种很宽泛意义上的哲学问题系与“历史学”问题系。然而，我们应该现在就说，我们将最终重返的发生哲学明确否定这种区别的可能性；发生哲学将在方法上和习惯上向我们显露哲学史与历史哲学这两个涵义世界固有的不可分割性的根本蕴含。

一方面，事实上，我们好像依恋发生哲学问题，如此被细想的问题本质上是从历史沃土中连根拔出的，而历史沃土是发生哲学问题的存在之所；于是，胡塞尔著作的托词将初见端倪。从其历史轨迹看，胡塞尔著作都将是通向所论问题的独特进路，而此问题在其自身的哲学特殊性和扩展之中被论及；随此问题，我们将触及到重大传统问题的要害，这些问题关涉到客观性、根据的有效性、历史的生成、形式与质料的关系、主动性与被动性的关系、文化与自

^① 这些冗长的开场论述起初并不打算引入现在的历史研究。倒不如说，在其非常重要的道路上，它们开启了更加广阔和更与信念有关的工作，我们以后将会围绕同一问题开展我们的研究。如果它们能够在一定程度上说明在其之后的历史分析，那么我们认为在这里对它们进行阐述是有益的。

2 胡塞尔哲学中的发生问题

然的关系等等。只需提及此类问题便足以揭示哲学视界(horizon philosophique)的全体。

另一方面,我们将关注停驻于发生问题,以及其哲学意义,而这在某种意义上会显得次要和间接;关注对我们将是解决复杂问题的办法(fil conducteur, fil d'Ariane)^①;将是更加紧贴历史状况的研究的线索:我们应该断定在其生成中出现在我们面前的胡塞尔思想存在着统一或间断吗?应该如何理解这两个假设中的一个或另一个呢?胡塞尔论题和主题起码在表面上的转变具有何意义呢?

因此,发生概念在此居于双重中心地位。首先,它对哲学与历史学之间的关系产生疑问。很一般地讲,不论在其普遍意义上还是在其个别意义上,历史学^②在描述理性结构、“意识”(在萨特意义上使用该词)、原初意义体系的相继明现(apparition)的同时,好

① 在希腊神话中,阿莉阿尼用小线团助提修斯逃出迷宫,意思是,能帮助解决迷宫般问题即复杂问题的办法。——汉译者注

② 我们在此确实应该从被构成科学(science constituée)出发。但我们稍后将明白这个出发点是一种“错误出发点”,基本上是一种“朴素出发点”。我们往往要思考这样一个问题:一种错误的论说出发点为什么总是必要的?这种必要性有何意义?似乎它不源出纯粹修辞学,也不仅仅符合心理学或“教育学”的种种需求。这一切需求本身返回问题更加深刻的“时刻”(moment):为什么我们总是应该从被构成者(即被导出品)出发以回归到构成源泉(即最原始时刻)呢?我们会明白,在此提出的正是全部发生问题。

在《观念 I》[*Ideen zu einer reinen Phänomenologie und phänomenologischen Philosophie*, I. Buch(1913). 1950 年由比梅尔(W. Biemel)重编,《胡塞尔全集》第 3 卷,海牙:马尔蒂斯·内伊霍夫出版社(Martinus Nijhoff)]中,胡塞尔作品的主题是“现象学还原”,芬克(Eugen Fink)对此提出了类似问题。法译本由保罗·利科译出,出版于 1950 年: *Idées Directrices pour une phénoménologie et une philosophie phénoménologique pures*《纯粹现象学与纯粹现象学哲学指导观念》,巴黎:伽利玛出版社,以后我们称作《观念 I》(*Idées I*)。参见芬克,《今日批判中埃德蒙·胡塞尔现象学哲学》(《康德研究》,第 XXXVIII 卷,3/4,柏林,1933 年,第 346~347 页)。

像意味着全部认识或整个哲学意向依赖于其历史因素的实在性。这样它好像辜负了所有客观性的绝对和基础自主的奢望(*prétention*^①)。发生在把大理性(Raison)与哲学意识置于自然而客观的时间之中时,曾经同时提出哲学(作为自主性基础研究)的可能性和哲学与物理学、人类学之间的关系问题,而物理学与人类学似乎先于整个哲学,为我们给出了实在发生的景象。^②可是,这一景象难道不是对哲学意识并通过哲学意识而原初地可能吗?而哲学意识不仅建立这一景象的科学价值,且在其中明现、产生,以及在其中理解自己正是整个哲学要在此自问其自身的意义和尊严。

通过胡塞尔思想、通过某种哲学来研究这个问题的状况或处理,可能显得耐人寻味。这种哲学同时将绝对开端的要求^③与作为最大哲学参照的实际体验(*vécu*)的时间性^④提升为主题;它同时

① 亦可译作“抱负”或“意图”。——汉译者注

② 我们应在下文利用胡塞尔在物界的、自然的实在性(*réalité mondaine, naturelle, Reales, Realität*)与实际体验的实在性(*réalité du vécu, reell*)之间所做的区别,澄清这种实在性。

③ 胡塞尔期待在不同于“物界”科学意义的现象学意义上恢复“考古学”一词(参见 E. 芬克“胡塞尔现象学问题”,载《国际哲学杂志》,I,布鲁塞尔,1938~1939 年,第 246 页)。对绝对开端的追寻呈现于胡塞尔的全部著作中,尤其是《观念 I》,同前,§ I,第 7 页,又参见芬克,同前,第 338 页,这一著作已被胡塞尔认可,并将胡塞尔问题确定为“世界起源”(《l'origine du monde》, *die Frage nach dem Ursprung der Welt*)的问题。

④ 在好几处,尤其是《内时间意识现象学讲座》(*Vorlesungen zur Phänomenologie des inneren Zeitbewußtseins*)[由马丁·海德格尔编辑发表于《哲学与现象学研究年鉴》(*Jahrbuch für Philosophie und phänomenologische Forschung*)第 9 卷,1928 年;同年由马克斯·尼迈耶出版社发行单行本;后来收入《胡塞尔全集》第 10 卷;1966 年,鲁道尔夫·伯姆(Rudolf Boehm)编,书名为《内时间意识现象学》(*Zur Phänomenologie des inneren Zeitbewußtseins*)(1893~1917),海牙:马尔蒂米斯·内伊霍夫出版社(Martinus Nijhoff);1964 年,亨利·迪索尔(Henri Dussort)从德文版译为法译本,《内时间意识现象学讲座》(*Leçons pour une phénoménologie de la conscience intime du temps*),巴黎:

4 胡塞尔哲学中的发生问题

要求恢复新的科学严密性^①并把这一严密性转移到具体的实际体验的纯粹性;在使绝对主体性摆脱被构成科学,即心理学或历史学^②之后,它试图建立历史哲学^③且在某种意义上调和现象学与心理学^④。

法兰西大学出版社]以及全部C组未刊手稿(未刊稿中重要的一种。)

① 在好几处,尤其是《哲学作为严密科学》(*Die Philosophie als strenge Wissenschaft*)[《逻各斯》,I,1911年(*Logos*,I,1911)][《逻各斯——国际文化哲学杂志》(*Logos. Internationale Zeitschrift für Philosophie der Kultur*),图宾根,由内农(Th. Nenon)与塞普(H. R. Sepp)重编,收入《胡塞尔全集》第25卷,海牙:马尔蒂米斯·内伊霍夫出版社(Martinus Nijhoff),1987年;1955年,康坦·洛尔(Quentin Lauer)所译该书法译本(*La philosophie comme science rigoureuse*)问世,巴黎:法兰西大学出版社,洛内(M. B. de Launay)法译本1989年也由巴黎法兰西大学出版社出版]。

② 好几处,尤其是《逻辑研究》(*Logische Untersuchungen*,1900~1901)[第一、二、三卷再版于1968:图宾根,由马克斯·尼迈耶出版社出版,法译本《逻辑研究》第一卷:《纯粹逻辑学导引》,由于贝尔·埃利(Hubert Elie)从该卷德文版译出,1959年在法兰西大学出版社出版;第二卷第一部分、第二部分:《现象学与认识论研究》,于贝尔·埃利、凯勒凯勒(L. Kelkel)、舍雷(R. Schérer)合译,法兰西大学出版社,分别出版于1961年和1962年;第三卷:《认识的现象学澄清之要素》,于贝尔·埃利、凯勒凯勒、舍雷合译,法兰西大学出版社,1964年版。以后称作《逻辑研究》]与《观念I》(1913),同前。

③ 在好几处,尤其是《欧洲科学危机与先验现象学》(*Die Krisis der europäischen Wissenschaften und die transzendente Phänomenologie*,1936)[1954年,由比梅尔(Walter Biemel)重编,收入《胡塞尔全集》第6卷,海牙:马尔蒂米斯·内伊霍夫出版社(Martinus Nijhoff);热雷(R. Gerrer)译为法文,题为*La crise des sciences européennes et la phénoménologie transcendantale*,收入《哲学研究》文库,巴黎:法兰西大学出版社,1949年版;1976年伽利玛出版社出版了格拉内尔(Gérard Granel)的新译。以后称作《危机》(*La crise*)和《几何学的起源》(*Die Frage nach dem Ursprung der Geometrie als intentional-historisches Problem*),由芬克发表于《国际哲学杂志》1939年第2期[由W. 比梅尔重刊于《胡塞尔全集》第6卷,雅克·德里达(Jacques Derrida)译成法文*L'origine de la géométrie*(《几何学的起源》),巴黎:法兰西大学出版社,1962年版]。

④ 在好几处,尤其是《观念II》[《纯粹现象学与纯粹现象学哲学观念》,第二卷:《构成现象学研究》(*Ideen II Ideen zu einer reinen Phänomenologie und phänomenologischen Philosophie*,2. Buch: *phänomenologische Untersuchungen zur Konstitution*),由M. 比梅尔编,收入《胡塞尔全集》第4卷,海牙:马尔蒂米斯·内伊霍夫出版社(Martinus Nijhoff),1952年版,埃斯库巴斯(Eliane Escoubas)译成法文: *Idées Directrices pour*

然而,完全是发生主题激活了整个胡塞尔哲学的不安。我们从表面检验这种不安的重要尝试时,这种不安好像沿着进退的两大运动而发生:它首先拒绝心理学至上论、历史至上论、社会学至上论;自然科学或“物界”科学的逻辑的和哲学的奢望是不合理的和矛盾的。一句话,如果这种“物界”发生的存在不被胡塞尔否定,那么在他看来,它既不触及逻辑涵义的客观性,相应地,也不触及现象学意识或先验^①意识的存在或尊严。这种现象学意识或先验意识是所有发生的构成源泉;生成最初在它之上形成和明现。“先验还原”(该运动的术语和原则)在此术语的通常或“物界”意义上,就是还原,即历史发生。但是,在这种退回到相型论

une phénoménologie et une philosophie phénoménologique pures, livre second: *Recherches phénoménologiques pour la constitution*, 巴黎: 法兰西大学出版社, 1982 年版。以后我们称作《观念 II》]以及 M 组手稿。手稿的一个简短片段以《现象学与科学之间的关系》(*Rapports entre la phénoménologie et les sciences*)为题刊于《哲学研究》第四年第一期, 巴黎: 1949 年 1~2 月, 第 3~6 页。

① *transcendental*(*transcendental*, *transzendental*) 是西方哲学中一关键词, 但很难译, 尽管我们一开始翻译本书时就做过多种尝试(事实上, 其他译家已经把它搞得五花八门), 最终还是放弃了, 因此, 我们认为, 既然胡塞尔哲学与康德哲学同脉, 我们就从传统汉译名: “先验的”或“先验性的”, 但在遇到它与经验(*expérience*)配合时, 便译作“先验论的”。相应地, 我们把 *transcendentalisme*(*transcendentalism*, *Transzendentalismus*)译作“先验论”, 把 *transcendence*(*transcendence*, *Transcendenz*)译作“超验”、“超验性”或“超越”, 把 *transcendant*(*transcendent*, *transzendent*)译作“超验的”或“超验性的”。我们的选择虽未翻新, 但可减轻理解上的混局, 以有利于区分 *transcendant* 和 *transcendental*, 而此区分在康德和胡塞尔著作里都非常要紧。顺带说明, *a priori* 译为“验前的”[试取韦卓民先生译名, 意思是“在经验之前(先)”、“不来自经验的”、“理论上的”、“凭理性的”、“由因及果的”、“顺推的”、“推断的”、“演绎的”], 相应地, *a posteriori* 译为“验后的”(意思是“在经验之后”、“来自经验的”、“由果溯因的”、“逆推的”、“概括的”、“归纳的”)。*a priori* 和 *a posteriori* 也是很难翻译的两个词, 我们的翻译也只是暂时的选择。——汉译者注

(idéaliste^①)风格的哲学纯粹性之后,一幅回复与广阔的收复图显

① idéaliste 通译作“唯心主义的”、“唯心论的”、“唯心主义者”、“唯心论者”等,与此相应的 idéalisme 则被译成“唯心主义”、“唯心论”,且具有不好的名声。近有学者如倪梁康等译为“观念主义”。其词根都是 idée(法语)、Idee(德语)、idea(英语)、idea(意大利语)、idea(拉丁语),它们都来自希腊语 ἰδέα,在柏拉图那里即 ἰδέα 和 εἶδος(同义),十分难译,讨论起来非常复杂。ἰδέα 和 εἶδος 通常译为“观念”、“概念”、“理型”、“理念”、“形相”、“形相因”等,但希腊哲学大专家陈康(《论古希腊哲学》)觉得这些皆是误译,先译成“形”,后以“相”译之,关于“相”的学说则名为“相论”(相和相论构成柏拉图哲学内核的两层),好在都是“暂译暂名”,这说明译者最好具有犹豫不决的心态和变化发展的观点。如何得到或认识“相”呢?比如要认识“美之相”,据陈康分析,必始于爱一美的身体,推及另一美的身体,到此认识到同一层次上美的同一(合一);进一步爱美的心灵,又发现美的同一,同样,美的法律、美的知识等;再次发现同一美的型,最后经过飞跃得到纯然美。这意味着,首先经历渐近认识过程[synoptic(合观)与 εἶναι(上升)],最终要经过“突然的跳跃”即顿跃或闪耀,到时,我们便认识了“美本身”即“美之相”(ἰδέα 或 εἶδος),广而言之,相本身或本相(永恒存在者)也可得。相本来与具体的看(optic)及其看者和被看者相关,即使那至上的相即相本身(纯相、相型),也常常有活生生映象的幽灵呈现,因为它本是“印象非常清晰者”或“极为逼真的脑中映象”。ἰδέα 本有两层含义: I. 1)形式,2)外形、外表,3)种类、类别,4)样子、方式,5)风格; II. 1)在逻辑学上,与 εἶδος 同义,即“种”,2)在柏拉图哲学上,即原型、相型形式、理式、理念,3)观念、概念(参见罗念生、水建馥编《古希腊语汉语词典》)。εἶδος 有形状、外貌、姿态、形式、政策、文学形式、种、意念、理念、本质等含义。可见 ἰδέα, 和 εἶδος 的词义相当接近。法语 idée 便源于 ἰδέα,其本意是“可见形式”(forme visible),在柏拉图和柏拉图派哲学家那里,专门指可感知物永恒而纯粹心智的本质。可参照 archétype 或 prototype(原型、典型、原本、原始型、范型,与 copie,复本、摹本、仿造品相对)来理解。于是,我们可以“相型”来译 ἰδέα(idée)或 εἶδος(eidos)。本书所用 idée,我们当然同时视其具体情况和语境,有时译作“观念”。然作为书中现象学的关键词,暂时以“相型”表达。类似的关键词还有很多,处理起来极难,任何定译之言或一一对应法都是很危险的。另外,如同 λόγος,我们处理 εἶδος 这样的词时,如果软心肠地音译为“艾多斯”[李幼燕译《纯粹现象学通论》,我们注意到,胡塞尔在此书中有将 Eidos 和 Wesen 等同而与 Idee 区别的倾向,故有“本质”之译,不过,此“本质”被视为“个体”(Individuum),为一新式客观,参见《观念Ⅲ》法译本第 236 页,此处不论译,繁复得很]未尝不可。不过,在胡塞尔那里,我们看出了他的倾向和用意十分明显,即把 Eidos 引向 Wesen(本质)以至把它们等量齐观,突出了 Eidos 本有的“本质”维,因此,我们把它译为“本相”,即“本质相型”——“作为本质的相型”。译为“本相”便可与“(idée)相型”有些区别,这也是胡塞尔想做的。源于 eidos 的词 idéique(德文为 eidetisch,英文为 eidetic),我们译为“本相的”(《新法汉词典》有此

露出来^①：这就是先验发生概念^②。此概念在原则上抗拒全面还原，并且也许是被所有被恰当地理解的还原所揭示，它将主宰一种历史的哲学回复，并且有可能调和现象学与“物界”科学。现象学将建立“物界”科学。胡塞尔学术生涯一开始便提出了这种综合要求。他如何通过其方法的碰撞运动或振荡运动，至少从表面上维护了其研究的统一呢？一言以蔽之，如果先验发生主题在某个时刻明现，以便理解和建立经验发生主题，经验发生主题在自然时间上先于先验发生主题，那么，我们应该自问这种进化的意义。先验发生何以可能？这是一个问题，我们期望在此证明它不属于哲学的纯粹历史，而是在其历史独特性中，极其明确地求助于所有发生的涵义。

二元性与辩证法

实际上，人们可能提出反对意见说，我们的问题系二元性，当其显现在其最抽象图式中时，是与整个哲学史的方法紧密相联的：哲

译，同有“本相还原法”之说，在今日现象学界虽不通行，可我们觉得挺好，遂直取之），正好吻合。eidétique在现象学上即与本质、对存在所做的抽象相关。这样的“抽象”就是“本相还原”。一词多义数译，事本然，也让人产生种种不安，原作者未必无此烦心。由此可见，谁也不能一声令下，惟我独尊，万众一心。——汉译者注

① 应该避免将这种收复与具有笛卡尔风格的演绎事业进行比较，后者处于“我思”的绝对确定性通道之后。

② 此概念直到《观念 I》(1913) 还未明现，后来明确用于《经验与判断》(*Erfahrung und Urteil*) 一书中(本书手稿大多成于 1919 年)[*Erfahrung und Urteil, Untersuchungen zur Genealogie der Logik*, redigiert u. hrsg. von Ludwig Landgrebe, Prag, Academia, 1969, 6^e éd., Hamburg, Meiner, 1985, trad. franç. de D. Souche: *Expérience et jugement. Recherches en vue d'une généalogie de la logique* (《经验与判断——逻辑学系谱学研究》), Paris, PUF, 1970. 以后称为: *Expérience et jugement* (《经验与判断》)], 后来的所有著作都使用这个概念。